

念小學時，我們一家住在荃灣眾安街一幢小樓房的二樓。屋子不大，一進門便是客廳，右邊的小房間是診所，父母在這裏為人看病。診所靠牆的櫃子放著很多常用藥物、病歷表等。

診所的樓底比起客廳的矮了一大截，用手輕敲，中空的天花板發出「咯咯」的木板聲響。有時晚上無人，父母會爬上櫃頂，仰頭伸手，往天花板四方形的暗門一推，白色天花就露出一個黑暗的儲藏空間，看不透裏面有甚麼。爸爸雙腳踩著櫃頂，爬進上面的黑暗裏。站在下面的我，仰頭看他從櫃子爬進天花，充滿好奇。

一天，趁著父親外出，母親在房間午睡，我偷偷的搬來一張凳子，踏上去爬上櫃子，再攀著儲物格站到櫃頂，依樣葫蘆地伸直雙手，往四方形暗門輕輕一推，竟然輕易地把木板推開了。天花板露出一個兩尺見方的開口，裏面黑漆漆，與雪白的天花板對比強烈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稍息，待雙眼慢慢習慣後，我爬進黑暗方洞一探究竟。

這原來是個木製的儲藏室，從天花搭建出三尺左右的空間，只容低頭屈身而爬。在黑暗中匍匐爬行，伸手四處摸索，從紙盒堆中摸到一本絲絨軟滑的硬皮書。趕緊拿下來，在光亮處一看，原來是一本絨布包覆的硬殼相簿。

打開相簿，看到母親年輕時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中的她肌膚滑溜，美目流盼，鼻梁高挺，朱唇含笑，粗粗的辮子垂於肩上，脖子戴著一條十字架項鍊，我目定口呆，脫口而出說：「媽媽年輕時真漂亮！」

我拿著相片問母親，這是否在印尼拍攝的。

「這是在北京拍的呀！」拍攝的時候她二十多歲，才剛剛下了夜班，早上經過一間照相館，就順便拍個照。她笑說：「我比你稍大一些，16歲就回國了！」



母親有一天下了夜班，
在北京的照相館拍照留念。

小時候的我，不了解大人世界的事，很多特別的事情只道是尋常。其中一件以為稀鬆平常事，就是「16歲」。

「我在印尼剛剛初中畢業，就吵著要回國了。」她說。

多年後我已為人母，回想此事，16歲只是中學四年級的少女，她的父母為何會讓年輕的女兒獨自回國，而且從此一去不回？

那天，我找到另一本破舊但雅致的綠色絨布相簿，裏面有一張父親拿著手風琴簽名的照片。我頓然憶起童年時，父親拿著手風琴，在我面前演奏音樂的畫面。他雙手往中間輕推，摺疊的風琴發出洪亮的、動聽的和弦。平時不苟言笑的父親，拿起手風琴便滿面歡顏，手中流瀟出擺動的華爾滋音樂，空氣中盪漾著不一樣的幸福。

家裏濃厚的音樂氣氛，追源溯始，是來自上世紀的印尼，他的童年。

父親珍藏的照片中，還有一張很宏偉的古代建築物。

「這是印尼的婆羅浮屠(Borobudur)。」父親說，他曾在印尼的棉蘭華僑中學做了一段短時間的教師，學校簡稱「棉華中學」，當時他曾帶學生到此參觀。

我睜大眼睛問：「你當過老師嗎？」在小小的我心中，老師是全知全能的人物，我的爸爸竟然當過老師！

「只不過是中學畢業後，留校任教了幾年，1957年在我21歲時便回國了。」他笑說。

我把握機會，追問下去，「為甚麼要去中國讀書？」

「因為人人都想回去建設祖國呀！」

「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印尼人？」

「當然是中國人！」



父親(左一)拿著手風琴簽名，這個手風琴能發出美妙無比的和弦，令人陶醉。

另外一件我以為的尋常事，就是「回國」。身邊不少長輩皆生於印尼、留學內地，再遷到香港。他們的熱門留學地點不是英、美、澳、加等英語國家，而是中國。

對世界充滿好奇、充滿憧憬的青春學子，為何離鄉背井，要到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？他們是回到自己的「祖國」嗎？出生地印尼，又是否自己的國土？

這是我第一次對父親、母親的過去感到好奇。

很久很久以後，憶起這些對話，想到另一件以為尋常，但又很不尋常的事。

新中國成立時，父親只有13歲、母親只有11歲，內戰方畢，百廢待興。他們從未去過這個國家，只是從朋友、老師口中，聽到「新中國」的事，為何認為稚嫩的自己可以幫忙建設這個新國家？

我從父親殘舊的相冊中，找到一張照片（頁23照片），上面寫著「印尼蘇北棉蘭返國華僑學生合影，公元一九五七年六月廿二日」。照片中準備回國的青年共114人，有男有女，有的是中學生，有的是已經畢業正在就業的。他們朝氣蓬勃，對未來充滿希望，一直生活在父母堅強、安全的翅膀下，還未知道以後人生的奔波。

照片裏的第一排左邊第一個坐者就是父親，他剛剛中學畢業，留在原校任教了幾年，終於等到機會回國。

他向著鏡頭快樂歡笑，充滿對未來的憧憬。

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，我不明白，為甚麼遠在印尼出生、整整一個時代無數的年輕人，對這個剛建立的國家充滿憧憬與澎湃的熱情，前仆後繼地回國？

「當時很多同學一起走，有的差不多全班同學都回國了。」他說，回國不是個別少數，而是數之不盡如大浪般洶湧的人潮。在老師的鼓勵、家長的同意下，這些生於異鄉、從未去過海外的學子，成為命運共同體，一起回到中國。

到了我真正醒悟，想要好好訪問父母時，已經是幾十年後。此時，父親已經患上腦退化症，很多事情開始遺忘，只能講出部分的經歷，後來更痛於2015年去世。其後訪問母親，她也開始有些輕微腦退化的徵狀，很多事情都忘記了。

我爭取時間，拜訪其他親人、印尼華僑，提出幾十年來一直不明白的問題：為何大批少年紛紛回國？回國後，經歷了那麼多政治運動，社會變化風起雲湧，生活令人膽戰心驚，他們如何在坎坷的逆境中找到出路？

從他們殘存腦海中的記憶片段，我漸漸拼湊出他們處於那個時代轟轟烈烈的年輕夢想——那些前仆後繼地回祖國建設的熱情、在連串政治運動中的流離遷徙——以及把握機會化險為夷的一生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印尼

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頁1圖：父親珍藏的婆羅浮屠遊覽照片。拍攝年分不詳，估計是1957年他回國讀書之前。

整理了很多資料，參考了很多舊照片，要講父親、母親如何在顛沛流離中創造自己的命運，應該從他們出生地講起。

他們出生於一個變化動盪的大時代，在那個時代，和他們關係最深的兩個國家還未出現。新中國還未建立，它即將由舊中國的陣痛中脫胎而出。世上還沒有「印度尼西亞」這國家，它仍然是未脫離荷蘭殖民統治的熱帶群島。

早於1930年，已經有123萬華僑，¹到了1949年，在印尼的華僑有270萬人。²據印尼外僑事務局的統計，1954年印尼有華僑300萬，自

-
- 1 王賡武著、張亦善譯，〈二十世紀：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一年的南洋華人〉，《南洋華人簡史》（台北：水牛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45。
在華人圈子中，「華僑」、「華人」兩種概念有時會混為一談。但在中國法律之下，兩者定義有所不同。「華人」指取得外國國籍的內地居民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允許居民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，居民一旦獲得外國國籍，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，被稱為「外籍華人」，受其居住國法律保護。「華僑」的定義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》，是指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。歸僑是指回國定居的華僑。僑眷是指華僑、歸僑在國內的眷屬。
 - 2 文林，〈1960年中國首次海外大撤僑 從印尼接回6萬多華僑〉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「僑史掠影」，<http://www.chinaql.org/BIG5/n1/2018/0802/c420286-30203743.html>，2024年8月11日擷取。